一粒大米的灵魂

李晓

一个国外的作家这样说,在所有的粮食中,大米是有灵魂的,其它都只能算是杂粮。读到这篇文字,顿时击中了我的心房。

一粒大米,它从水田里的一株秧苗开始成长,经历了秧苗分蘖期、幼穗发育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开花期、灌浆结实期……一粒大米,再看看它经历过的这些农历节气: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。你看看,24个节气,一粒大米,从种子出发,到颗粒归仓,竟经历了一半的旅程。从春到秋,一粒大米竟经历了风雨雷电,还有农人匍匐大地滴下的汗水。所以赋予一粒大米的灵魂,应该是有渊源的。

一粒大米,在岁月的天光下,充满了艰辛。

我对一粒大米最初的感情,是在乡下童年。六七岁时候,提着一个竹篮子,在收割后的稻田里,拣拾那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,每一穗稻子,都似串起的珍珠。把这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拣回来时,夕阳已经把一个少年单薄的身影,完全吞没了。家里的奶奶,晚上犒劳我的,是一罐在柴火上煮熟的米饭。那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香的米饭,是我对米饭,最痴情的吻。

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,大米却没成为农人们的主食,吃的大都是玉米红薯洋芋这些杂粮。我13岁那年,爷爷大病,他咽气那天,虚弱地喊奶奶,他想喝一碗米汤。奶奶颤抖着一路小跑去找另一家人借了一碗大米,煮了米饭后,把米汤端到爷爷面前,爷爷喉结滚动,艰难地吞咽下一小半碗米汤后,伸出两个手指头朝房顶上指了指,歪过头去,走了。爷爷伸出的两手指头是啥意思呢,我而今似乎明白,他是满足了心愿,要去天堂了。

我离开故乡那一年春天,由乡村学校转到县城去读书,一个村里人,在水田里吆喝着一头牛耕田,突然就倒下了,他比牛还累,还苦。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一个人种着七口人的田,正准备把田耕完以后,撒下谷种,却倒进了田里,化为泥土。所以当你吃着大米时,想着这样一个辛苦一世的农人,却没得到善终,没死在床上,心里很难受的。不过我成人以后,改变了这种看法,一个农民,死在土里,或许才是善终。

而今几乎每天,是大米把我们养育着,它太普通了,司空见惯了,有时竟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好比一个最亲的人,有时也突然模糊了他的样子。哺育我身体的大米,我在精神上,还时常处于动荡的阶段,我还没做到像一粒躺在米罐里的大米那样安静,你看它在田野里经历了季节风霜,一旦归来,却是这样的从容。我40多岁了,吃了多少大米,一直无法统计,但我对大米的深情,埋在心里,像井水潜藏在厚土之下。

我有时望着自己写下的一个个文字,它们成群结队,像婴儿一样望着我的目光,很是凄凉,因为我最终把它们都抛向了浩淼江湖,后来的命运也一直不详。我只有一个奢望,就是这些文字,一个一个字,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,从我灵魂的稻田里长出来。

这些年,我的一些老乡,已很少人再种稻子了,他们在城里买了房,靠买粮生活。我常常眺望乡下稻田,在梦里穿着一双草鞋降落。我在商场里,看到的那些大米,大多来自长江三角洲、东北大平原。我的冲动也常常涌起,想去东北平原看一看,和那些稻子,一起吹一吹旷野的大风,和稻子们一起成熟,一起归仓。

一粒粒大米,像我的生命一样,铺在通往命运的长路上,好白啊,白得晃眼。一粒粒大米,请赐予我灵魂,在这大地上,从容生长,从容飘荡。

小院柿子红

宫凤华

“色胜金衣美,甘逾玉液清”。在平实而温煦的秋天里,故园的柿子香总是乘着一阵秋风飘进我的心灵。

早年间,母亲在庭院里栽种的柿子树,如今已是碗口粗细、枝繁叶茂了。它斜立在清亮的卤汀河边,筛风弄月,自在妩媚。夏天枝叶遮天蔽日,秋天,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,霜降时分由橘黄变成通红。满树的红柿子灿烂地微笑着,一盏盏红灯笼照耀着农家小院,秋天被它们渲染得分外妖娆。

寻常的日子里,我们总是站在柿树下仰望。夕光染在母亲深蓝的布衣上,如镶了一层锦。柿子树如同点燃的红烛,照亮了我们迷朦的双眼和缤纷的向往。

中秋时节,母亲不断地念叨着柿子有没有黄熟。母亲摘下半熟的柿子焐得透熟后,就以一种秋天的姿势送给四邻亲友,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。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树,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孙,眼里射出奇异的光彩。

我们欣喜地剥开柿子皮,放在嘴边,轻轻一吸,柿汁就进入口中,满嘴的软甜、绵润、滑滋在舌蕾上绽开;那深藏腹中的软核,光润酥软,嚼起来是美滋滋、滑嫩嫩,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

秋雨潇潇,满地卷积的红黄柿叶,仿佛是一幅秋天的写意。柿树叶子愈见稀疏,但所剩无几的柿子却更加红艳光鲜,透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,一如母亲的气息。

柿子香甜,但采摘柿子却不容易。多为身手敏捷的小伙子爬上树,蹲在枝桠间,将够得着的柿子摘入腰间系着的袋子里。最后再用绳子放下来。有时用柿兜摘。它的前端有一个小叉子,叉子的下方有个布袋,用叉子叉住柿子的蒂儿旋转一下,柿子便掉入布兜里。

母亲做的柿饼特甜特香。先选色泽金黄、萼尖薄黄的柿子,用刨子刨净外围硬皮,保留接近柿子萼盘和果梗的梗皮。然后将刨净外皮的柿果摊放在院子里曝晒,再用手轻轻地捏成扁圆形。霜降前后,将柿饼摊放在凉爽的地方,使柿饼糖分外溢,其表面出现白霜即成。尝一口,肉肥而甜润。

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的桑木桌旁,剥食着鲜嫩的菱角和芡实,品尝着母亲做的柿子饼,整个院子,氤氲着柿子淡淡的香味儿。小院的秋夜格外静美,那密密的柿叶滤着月光映在地上,是清简的素描。小院里的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,静静地弥漫开来,笛声一样悠远。

而今妻子擅做软炸柿子。将柿子去皮,捣碎,成柿子果酱。然后加入面粉混合均匀,搅拌成橙黄色湿性面团。将枣泥、果仁、黑芝麻粉混合,作为馅料。最后将馅料包入面团中压扁,放到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即可。我们吃得齿颊生香,不忍卒筷。

秋风飒飒,徜徉街头,凝望水果摊上火红的柿子,缕缕乡愁袭上心头。是啊,在这弥漫着轻愁的秋天里,望着红灯笼似的柿子,我总想起故园的那棵朴茂的柿子树,想起远去的平和而温馨的乡村生活。

沙海泛舟 白英 摄

长篇连载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老师们叽叽喳喳议论,认为劝学是不切实际的,全县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只怕也是空中楼阁。王松强调说,不管学生请没请来,班上的位置都要按去年下期的数目摆好,座位表也按去年下期的人数排列。等教委开学工作检查之后,立即撤走空位置,改好座位表。各班座位表按实有人数减少五人排列,等教委计财组核查人数后再恢复本来模样。他反复要求老师别嫌麻烦,瞒住一个学生,就可以少向教委交六十多块钱。

散会时,关海南说,学生食堂已经由陈昌旺老师中标,每学期交利润两万块,比学校的标底高一万块。凡是愿意参加商店投标的老师留一下。有十多个老师留下了,原来四个做生意的当然不例外,可见校园生意的魅力。

“哑炮,你也投标,难道你要范小姐卖油粑?”

“谁来卖不管你老铁的事,我是学校里的老师,有投标的资格。”

关海南将商店为什么要投标,投标的注意事项,中标后应遵守的规矩说了一遍。陈昌旺接着说:“现在还不知道谁中标,操坪那边墙上又多了个窗,我们要求学校把那两个窗口封死。围墙的权属一时弄不清,那堵墙可以不要,紧挨那堵墙再砌一堵新墙总可以吧?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中标,否则,就不公平。学校老师做点生意要向学校交钱,老百姓却不要交,世上哪有这样的理?还有大铁门,里面虽然加了一道木栅栏,但开关不方便,学生常越过栅栏从铁门钢条缝里递钱出去买东西。建议学校用铁皮将门的下半截焊死,校门口就不会再有卖东西的了。凡是老师都可以投标,但中标后不能转让,必须是老师的配偶才能经营。”

堵窗口的事政府都奈不何,学校哪里奈得何?焊死铁门这一条可以满足。老师中标后有经营的自由,学校不干涉。如果哪个老师认为不好,可以不参加中标。”

关海南这么一说,没有人再吭声。投标采用投暗标的方式,每人拿张纸,将金额写在纸上,谁的金额最高谁就中标。结果,徐运清以一学期一万零八百元中标,在上学期一千六百块的基础上翻了好几番。

徐运清走时,薛正新,陈昌旺四个原来做生意的,紧紧跟在后面,像一群小哈叭狗,争着向徐运清套近乎。徐运清回到自己房里,薛正新四个跟着进来,各自选位置坐了。徐运清坐在床沿上,显得十分傲慢,看别人仿佛看物件似的。薛正新几个东拉西扯总想套徐运清的口气,徐运清却始终不露声色。陈昌旺在这种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了镇静,气冲冲说了句“你自己做就罢了,要是让给别人,我是不罢休的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另外两个也怅然若失地跟着离开。

只有薛正新有耐心,雷打不动地坐着。待那三个人走后,薛正新走到门口看了一眼,回身掩上门,对徐运清说:“哑炮,我知道你是不会做的,开个价,让给我。”

徐运清打了个手势说:“一万六。”

“一万六?太多了。”

“老铁,你一学期赚多少钱,别以为我不知道!”

“能赚什么,糊嘴而已。老婆没有工作,只好做下贱的事。”

“赚钱也下贱?亏你老铁说得出!”

“哑炮,你也别狮子大开口,一万二千八。”

“你嫌多就算了,有人早出了这个价。”

“哑炮,你比鬼还精,真服了你。”

(108)(未完待续)